

英雄叙事的时代交响

——以“人民英雄”麦贤得为题材的图书掠影

■王宏波 戴启润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1965年8月6日凌晨,在福建漳州东山岛附近海面,炮声响彻海天,“八六”海战打响。战斗中,我海军611号护卫艇机电兵麦贤得,在头部中弹的情况下,坚守岗位3个多小时直至胜利,被誉为“钢铁战士”,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模范。

出版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是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途径,也见证着中华民族对英雄的崇敬。

沿着历史的脉络,回顾数十年来已出版的30多种以麦贤得为书写对象的图书,我们可以看到,麦贤得身上所展现的铁血军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一个具象化、时代化的表达。

1966年至1968年,麦贤得相关图书共出版了16种,其中包含书写麦贤得英雄事迹的传记作品及通讯特写,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硬骨头麦贤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和战斗英雄麦贤得在一起》等;学习麦贤得精神相关的文艺作品,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歌曲专辑《学习麦贤得》、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曲艺作品《说唱麦贤得》等。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八六”海战对国民党军队气焰的有力打击,以及麦贤得在战斗中展现出的铁血精神,深深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麦贤得与雷锋、王杰等英雄模范一道,成为当时激励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精神坐标。

二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思想认识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繁荣也为出版行业注入了新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非虚构文体的发展进入上升期,文学与出版的高度交融使得图书对于英雄形象的描绘,有了更为专业和崭新的角度。这使得书写麦贤得的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

在内容上,专业作家的参与,为书写更为生动的人物经历、构建更为鲜活的人物形象带来了新高度。1999年,作家王国梁深入采访麦贤得及家人、战友后撰写的纪实文学作

品《沧海英雄》,抓住英雄精神的内核还原英雄,既写出了时代风云,又展示了人性光辉。截至202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为纪念“八六”海战58周年再版《沧海英雄》时,该书已第六次再版重印,合计发行10余万册,在军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沧海英雄》是一部好书,一部让我们看后感动和亲切的书。好在它写出了一位英雄的成长史、心灵史和成熟史。”

在形式上,更精美的设计、更多样的形式逐步出现。连环画作为雅俗共赏的民间文艺创作方式,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工具。以麦贤得为主题创作的连环画,如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红色教育连环画——麦贤得》,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讲述麦贤得的成长历程,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及“双百”出版工程。

麦贤得在战斗结束后的漫长岁月里,始终自强不息。面对严重的战伤后遗症,他依然保持着钢铁般的意志。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初心不改、热心助人,始终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他警惕各种名利诱惑,甘当小小“螺丝钉”,传承革命精神,体现出钢铁般的信念。1997年,麦贤得所在部队编写了一册《麦贤得新传》,重点反映了麦贤得居功不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的前身是麦贤得所在的艇队。从组建之日起,该部队就广泛开展向麦贤得学习的活动,每个舱室都有图书《麦贤得的故事》。麦贤得的事迹精神被

不断传扬,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

三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对功勋模范人物的表彰和宣传得到进一步重视。麦贤得于2017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八一勋章”,于2019年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麦贤得的名字为当今更多年轻人所熟知,麦贤得相关图书出版也迎来新的高潮。如《功勋——“八一勋章”获得者故事》《“八一勋章”英模风采录》等人物传记及新闻报道集就有多种。此外,2017年至今,还有多种专门聚焦麦贤得事迹精神的图书出版或再版,涉及报告文学、连环画、新闻作品集、儿童文学等,延续了主流的英雄人物书写方式。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观具有深厚的人性,人民所需要的英雄书写也不仅是简单的仰望,而是倾向于挖掘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并用学思践行的方式,寻找向其靠拢的路径。近些年的麦贤得相关图书,在书写他广为人知的战斗事迹和军人风采外,还注重书写了他几十年饱含伤痛和磨难的人生历程,深刻体现出英雄背后崇高与平凡交融的真实本色。此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烈火中的青春——麦贤得叔叔的故事》等作品,以少儿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对麦贤得事迹进行阐

述,更精准面向儿童红色教育和英模教育需求。

近年来,麦贤得妻子李玉枝的身影也逐步进入大众视野。随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麦贤得的书写逐步深入,对这对英雄夫妻的讴歌成为相关作品的关注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英雄麦贤得妻子李玉枝的世纪守护》等,都聚焦“英雄背后的英雄”李玉枝,书写她默默在烟火亲情中,为丈夫、为家庭续写英雄故事的感人事迹,展现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家庭因素和情感经历,既丰富了麦贤得人物故事,又传扬了优良家风。

如今,麦贤得的“钢铁人生”已充分融入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图书出版对英雄背后故事的探究,改变了将英雄人物符号化的做法,而是以有血有肉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

中华民族血脉中自古以来便有浓厚的英雄情结。英雄是传承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血脉里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八六”海战的硝烟早已消散,但近60年来,麦贤得身上不怕牺牲、不负人民的英雄事迹,早已镌刻在中国人民的红色记忆中。

以图书出版的方式为麦贤得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画像,传播其事迹、弘扬其精神,不仅是致敬英雄、谱写壮丽英雄赞歌的重要举措,更是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奋斗前行的应有之义。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在浙江大学校园,错落有致地安放不少文化石。石头上篆刻的文字,散发着思想的光芒。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老校长竺可桢的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这“两问”曾经回荡在1936年9月的浙大开学典礼上,触动了一代浙大学子。

当时正值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竺可桢把培养人才与拯救中华这一崇高使命结合起来。他告诫学生:“万物存生,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潮,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的“两问”,凝聚着他求知与行的深邃思考,也饱含着他对民族兴衰的深沉忧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炽热情怀。

竺可桢的求学读书经历,就是对这“两问”身体力行的诠释。1910年,弱冠之年的竺可桢考取了赴美留学公费生。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学好农业可以改善中国农业,于是进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中,他发现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气象,于是在毕业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气象学。获取博士学位后,他放弃当时在美国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怀着满腔报国的为民的热情和救亡图存的理想,于1918年回国。回国后,他投身多学科的研究并颇有建树,终成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从竺可桢「两问」谈起

■李仲

则就有可能与线索、与精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采访路上,不要轻易放过一条线索,拒绝一个线索就可能错失一段传奇;不要轻易拒绝一个人,拒绝与抗拒有时只是自己内心的轻慢与浅薄在作祟;不要轻易拒绝一件事,它的背后也许恰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甚至可能感动中国的故事。这便是徐剑对于采访的态度。

本书的出版,是对徐剑创作历程的阶段总结。徐剑认为,报告文学能写容易,写好不容易,写出精彩、写出厚重更难。他也常说,即便写了一些书,但每写一本新书,对于自己都是一次突破。

“如果真的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说,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家阿来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徐剑是这个时代的作家,不仅因为其创作本身,还因为其数十年来所持持续深耕的报告文学这个文学形式,在当代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与独特价值。”

报告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越来越受大众所喜爱,《人迹板桥剑凝霜——徐剑论集》这本书,多维展现了徐剑数十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或许能为读者学习研究这一文学体裁提供一些启示。

竺可桢一直阅读广泛,可谓博学。除了阅读专业书刊掌握学科前沿,他还阅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书籍。在他75岁时,曾抄录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自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也是他好学不倦的写照。在读书过程中,他并不盲从,只问是非。1960年1月,竺可桢收到李约瑟寄赠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他详细阅读了这部书后评论道,李约瑟阅读之渊博无与伦比,涉及的有些作品,“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书中一些引用和理解上的错误。

广博的阅读是竺可桢在物理学上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1972年,他发表了在业内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聚焦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等史料,以慎思明辨的理性融会贯通,梳理了古代气候与变迁的脉络,勾勒出中国几千年来气候变化的曲线。这条起伏跌宕的曲线,被人称为“竺可桢曲线”。他曾翻阅《诗经》,发现有5处提到梅花,《尚书》中也有关于梅树的记载,这说明周朝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梅花很常见。唐朝时气候变暖,在元稹的诗中就有对长安梅树的描写。但到宋朝,由于气候变冷,长安与洛阳的梅花已少得可怜。宋朝苏东坡的《杏》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这些古代诗文,都成为竺可桢勾勒这条曲线的重要依据。

2012年,璀璨的天宇中,编号为224888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竺可桢星”。虽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颗星位于何处,但这不妨碍我们读书之余仰望星空,在愈发开阔的心胸中,让竺可桢的“两问”再度回响。

在“长剑”与“昆仑”之间

■王红

剑著述的来龙去脉。

书中回顾了徐剑获得优秀作家贡献奖的颁奖词。正如颁奖词中写到“其作品以火箭军和西藏为两翼”,“长剑”与“昆仑”构成了徐剑文学之旅的双重叙事。

报告文学《大国长剑》是徐剑第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版当年便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一位熟悉徐剑的读者曾这样评价:徐剑同志能够写出这部力作,不是偶然的,他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入伍,就来到二炮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前身),在深山峡谷里修筑过导弹坑道,对每一座阵地的绿水青山,都有着很深的眷恋之情,对二炮部队创业的艰难,基层官兵默默奉献的情怀,有着深切的体验。

书中可以看到徐剑的成长历程。16岁少小离家,成为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战士,也为他的后续创作开始积淀。《大国长剑》从1984年开始写起,1994年成稿出书。随后,他又接续完成《鸟瞰地球》《大国重器》两部作品,完成“导弹三部曲”。徐剑对于写作对象,不是一个外在旁观的完成采访后就离场的“他者”,而是一个置身其间、与叙事对象关联融合的“我在”。写作,不只是徐剑一己的文字编码,也是与众多人物事件交织交融的结果。

到了耳顺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完成了描绘西藏“扶贫攻坚”历程的《金青稞》,讲述西藏“双集中”保供政策的《西藏妈妈》等报告文学作品。1990年,徐剑第一次入藏,后来又进藏23次。这片广袤土地深深融进他的心灵,化为他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有一件事情,让徐剑难以忘记。在阿里的措勤县,地区扶贫办书记达平告诉徐剑,有一个老人主动交了10000元党费。徐剑当时觉得此事与他此次创作主题不太相关,也没有太在意。在达平书记的一再坚持下,徐剑见到了那位老人——坚参。随着采访的深入,徐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个感人的故事。1959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一带平叛,坚参赶着牦牛给解放军驮运给养,前后工作了20多天。临别时,解放军给他付600元钱,告诉他将来可以到供销社变换东西。60多年来,他一直记着解放军的情谊,于是就有了10000元党费的故事。徐剑把这个故事写进了《金青稞》。

从那次采访后,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武断预判,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不要主观预设揣度任何事、任何人,否

视觉阅读

营盘岭

营盘岭位于兰州市皋兰山主峰东南约5公里处,海拔2171米。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兰州东南方向的天然屏障。明代以来,这里屡为设防驻兵之地,故名营盘岭。解放战争中,这里是兰州战役主要战场之一。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在营盘岭构筑4座钢筋水泥碉堡,又将碉堡前沿削成峭壁,峭壁上挖成3米多深的堑壕,堑壕外沿架设铁丝网,布设地雷。1949年8月21日,解放军向盘踞在营盘岭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将红旗插上营盘岭。如今,营盘岭战役遗址较好地保留了当年被解放军攻克的敌碉堡等战斗遗迹。

(曾祥成整理)



长征

第6228期



图①:营盘岭战役遗址上的解放军战士群体雕塑。
图②:营盘岭上被解放军攻克的敌碉堡。

余世杰摄